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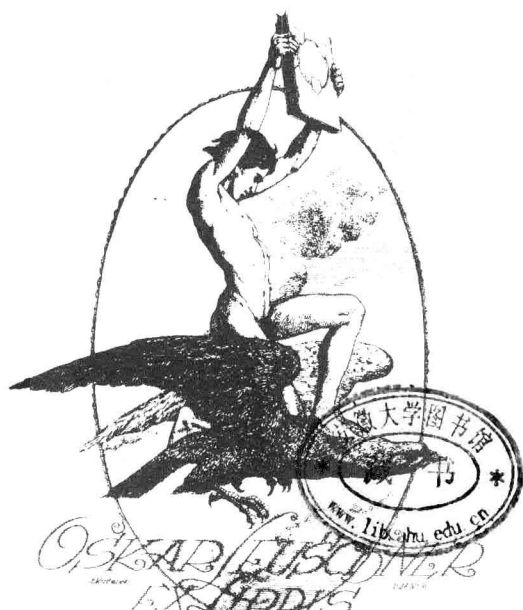
# 猎虎记

理洵/著



# 猎 虎 记

理洵/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猎书记/理洵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-7-5155-0744-6

I. ①猎… II. ①理…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9619号

Copyright©2013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## 猎书记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| 理 洵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雷燕青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       |
| 印 张  | 15.5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90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|
| 印 刷  |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5155-0744-6  |
| 定 价  | 29.80元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 | <b>金城出版社</b>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部 | (010) 8425436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编 辑 部 | (010) 842508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总 编 室 | (010) 642285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jccb.com.cn">http://www.jccb.com.cn</a>        |
| 电子邮箱  | <a href="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">jinchengchuban@163.com</a> |
| 法律顾问  |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## 推荐序

文 / 朱晓剑

在网上“认识”理洵有七八年了，但直到去年在西安游走时才和他相识。说来，这都是书缘。自《天涯读书周刊》创办以来，理洵一直是最大的支持者，每期几乎都有文章见赐。他写的读《世说新语》系列，别开生面，在网上风靡一时，更是受到读者的喜爱。再有就是，他写的书事系列，十天半月就会有一篇出现，记的是书人书事，当做一个时代的局部阅读史，抑或一个人的读书史，都无不可。

这个时代，读书也有了浮躁气。有的追逐签名本，有的成了“啃老族”，有的则收藏不同的版本，好像都是为了书在以后的升值。这原本也无可厚非，但看多了这样的场景，真让人生气，难道这种伪读书人真的是这读书圈里的中坚？

理洵好像跟这群人绝缘，即便是偶尔有所交流，但在文字当中还是很少有所往还。在他的眼里，读书是何等高贵的事，岂能为这样的点滴小事湮埋。他读自己的书，写自己的文字，交值得交的朋友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景线。

很显然，这个时代缺乏的不是读书人，而是缺乏把书的精神读透的人。我所说的读透是能出入书的内外，并有自己的观察。亦有书友看似博览群书，实则收获少少，理洵倒是脚踏实地，在书事当中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，这一种风格，举凡周围读书圈层中人，也已很稀

少了。大家都忙，读书读个三言两语，就发现新大陆的多矣。其实，并不是那么回事。有道是，“太阳底下无新事”。

访书、看书，都是很风雅的事，有种说法干脆称之为“嗜书瘾君子”，那一种状态，理洵也是有的，他对书的情感，真是丰富。他的这些文字，也不完全是讲猎书的故事，更多的是将人情世故、世间百态都融入了进来。从书里来，回归到书里去。这一种书生活，看似简单，却孕育了无数的学问：

1943年元旦丰子恺作《画中有诗》自序，其中有话说，“盖诗言情，人情千古不变，故好诗千古常新。此即所谓不朽之作也。”而《红楼梦》第五回中，写荣宁二府女眷赏梅，并举行家宴，席间宝玉困倦，想睡中觉，被秦可卿领到上房，见房中有一幅《燃藜图》，旁边挂着对联，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虽为宝玉厌恶，赶紧走出，但我想来，于子恺先生的话，亦似乎有补正之意，抄于此，许是能增加些文字的雅意。（六六）

理洵在读书之余，记下如许的事来，看着有如流水账，岂知阅读史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由于今天的阅读碎片化，阅读介质的多元，能十天半月地按时记录下这样的访书掌故，真也难得。我相信，多年以后，也会成为书界的佳话。

这本《猎书记》，大都读过。现在将它从头再读一次，真是感慨，原来书人书事，还能记得这般有味道，有识见，有才情。娓娓道来，也别有一番情趣，还有什么能形容得了读书人与书相遇一刹那的欣喜呢？

## 自序

十年前在城北居住，那时周边还荒凉得很，住了几年，忽然遇到整个区域的大面积改造，周边就更为荒凉了，于是南迁，迁到大雁塔附近，算是在城南安了家。偶尔要去旧宅子看看，零零星星知道，原来这一片区域是汉时长安城东南角的太学，就是现在说的大学城。而且，学生们朔望相会，用于买卖书籍、笙磬乐器等物什以及交流学术思想的槐市，确乎亦在附近。想着唐诗人刘禹锡的诗句“槐市诸生夜对书，北窗分明辩鲁鱼”，一时青春学子苦学而又激扬的气象，闪烁在数百行槐树的绿荫里。这十分清明的意境，忽然就来到了眼前，自然会让人心里有些特别的感觉，是要充满无限遐思与向往了。

在城北居住的一天正午，旧宅子里待得久了，头也发木，书实在看不下去，忽然动了心思，想去汉长安城遗址溜达一回。遗址不止一处，去过一回，还是管理所的同学带领的，不过印象却不曾忘记。于是不停地倒车换车，沿着原路就上了一处高台。高台周围是庄稼地，道路两侧是半人高的玉米，中午的太阳直射下来，玉米地上空的气息是一种湿甜湿甜的味道，没有一丝风，我在草丛中的汉长安城遗址石碑下站着看了一会儿，周围安静得让人窒息，心里隐隐地就有些不安了。高台上没有庄稼，却杂草丛生，有半人高，路已经变得很窄。站在高台顶上，看着周围莽莽苍苍的青绿，以及远远的烟云笼罩之下的

村落，心里一下子空了，一种苍茫中的孤寂的感觉竟让自己黯然神伤。往下走的时候，脚前跑过一条青色的小蛇，吓得自己灵魂出窍，惊慌失措中，她却毫无声息地神隐于草丛了。

我买书与读书的心情与境况大致如此。工作之后，循规蹈矩地坐班，八小时之外，实在没有什么能让自己高兴起来。那时单身，下班之后，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回宿舍楼休息。楼下只有一位轻微耳聋的老头子在值班室里看电视，或者去楼外临时搭建的屋棚下用煤球烧火，准备各办公室第二天清晨的生活用水。时不时听见楼外的人用脚或手敲打铁质大门的声音，现在想起来实在像是谍战片抑或武侠电视剧中的景象。在这样清寂而无聊的日子里，只有在长安城里到处乱串，寻找大大小小的书店，买回自己称意的书，然后在午夜昏黄的灯光下阅读，许是才能打发这苦闷的岁月了。书中自有憧憬着的生活，亦能满足自己探秘而猎奇的心理，如此而已。人间，反反复复，在岁月的尘埃里，终究是这样的人间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知道，原来，汉时长安城南，亦即太学周围三百里的区域，东南至蓝田焦岱，南至秦岭北麓，西南至周至终南，向北则跨过渭河，包容了兴平、咸阳一带的秦汉离宫别馆，都为皇家园林上林苑的范围，它几乎囊括了而今西安城的中心城区以及秦岭北麓区域，当时仅负责诸苑管理事务的宦官奴婢就三万余人。楼台亭阁，飞禽走兽，是怎样浩大繁荣，走马田猎，又是怎样威武展拓，而今，如此滋润豪强的美景，在时空的隆替间，只好幻化为梦境，湮没于市井的嘈杂声中，没落在汉字的隙缝之中。汉字，这些记录以往岁月的文字，是有着怎样的魅力，让人甘之如饴，而不知疲倦地留守其间。我奔跑于长安城各处的书店，何尝不像在汉时的上林苑中奔跑，买到的一本书籍，何尝不是打猎归来的收获。而沉迷于文字之中，亦有如走马于丰美的园林秘境，让人身心快意马蹄疾。

这个集子中的文字，是自己在最近几年记录的与书相关的一些话

语。其间最多的是买书、读书景况的描述，零零碎碎地写，竟也有了十余万字的篇幅，可见聚沙成塔之力。徘徊在长安城的书店里，如同看书一样地消遣着自己一去而不回的日子，这样的日子让我感到快乐，忘却尘世的烦恼，如同进入甜美的梦境，常常不愿醒来。读书亦仅仅是读书，于我并无十分独特的意义，许是正如知堂所言，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总须还应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一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——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生活才觉得有意思，除此而外，确乎是没有其他的意思了。

写序虽不为自家的强项，但在自家的田地里种花种草，花草长得如何，亦是不须计较的事情，尽力做好而已，于是写下了以上的话，权作是书前的絮叨了。

理洵于古长安城

2013.4.25

说好了星期六要去八仙庵的，周五晚上却接到单位电话，要第二天中午去火车站接人，就赶快回话老高，去不成了。八仙庵是有名的道观，庚子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，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，到了西安，就在这里下榻的。它历史久远，现在香火依然兴旺，周边的古玩市场也很有名气，不时有古籍善本现身。星期天再约老高，却说自个儿去过了，我忽然没有了独自去的兴趣，就和老高在西安城里胡乱转了一回。

在解放路西安书林，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玄奘口述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山东画报出版社邓伟著《学画记》，还以4折价格购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“六朝松随笔文库”中的10册，文库总12册，作者有陈子善、徐雁、薛原、薛冰、白化文、龚明德等人。这套折价书，都非常喜欢，但要成套地买，总还是有些贵。左大曾对我说，咱们看的书都比较偏，一般人不会像咱们这样喜欢，等一等就有降价的机会。果然让他说对了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有地理志的性质，我站着粗略地翻翻，忽然觉得它的文字很好，很清简，装帧也不错，就买回来了；《学画记》，邓伟著，邓是清华的教授，从大师李可染学画，心有所得，手即录之，就有了学画记，它不同于谈艺录，主要记事，相对肤浅了些，要用心读，许能发现一些闪光点，书里插页李氏的字画较多，且多为随意之作，有些味道。还折价购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“松叶文丛”之顾

农《听萧楼五记》，曾经买过一本该文丛之躲斋《乱花漫拈》，躲斋常在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上发文章，因而就相对熟悉些。

又去了书院门，在海霞天地购得朱颖人编《名家讲学笔记》，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，所谓名家，为潘天寿、吴荃之、诸乐三，讲笔墨、笔法、墨法、构图、书诗画之关系等，有端的之论，实践性很强。此书初印时就想买一册，后来耽误了，拖到现在才买。书院门是长安城有名的古文化一条街，碑林就在它的东侧，店铺以经营笔墨纸砚、书画艺术品为主，金银、玉、石等店铺亦杂陈其间，这几年规模渐扩，至南城墙根，且新开地下商城，经营古玩。书院门是西安城的标志性街巷之一，无处不显露出古文化的气息，文化人的根就在这里，据说目下西安城里仅操弄书法的人数就在三万朝上，难怪书院门老街上每天都有游走的魂灵，外地来参观游历的人更是络绎不绝，文化的传播四散而去。

市中心钟楼书店搬家了，它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，它在西安人的心目中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。这个书店原本只叫新华书店，但因为它就在钟楼下，因而人们习惯上就称它为钟楼书店了，其实它应该算是市新华书店旗下的一个门店而已。钟楼是西安人的图腾，不能想象，没有了钟楼的西安人，将会是一个怎么丧气的模样。钟楼书店也有一些文化图腾的因素在里边，前些天市民讨论该不该搬迁的问题，是能看出来这种情结的。原来的钟楼附近，有六七家书店，新华之外，万邦、汉唐、行知、外文、美术都做得相当不错，后来大都南迁了，因为南郊高校多，情况也都非常好，汉唐尤其出色。

古旧书店以及南郊的万邦、汉唐等书店，一天是走不完的，它们都是上档次、有规模的大书店，用上一整天的时间走走看看，应该是幸福而快乐的事情了。

2008.3.18

十余年前街头流行过一回钱钟书热，钱氏还为他的著作权打过一回官司。就在这当儿，我看到了施蛰存先生的一篇文章《钱钟书打官司》，精短，很有逻辑，很有智慧，很扎实，行文风格让人喜欢。于是就找寻他的集子，其实他是五四时期走出来的老人，鲁迅先生也曾骂过他“洋场恶少”的，只是自己没有太关注他罢了。

先是买回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《施蛰存散文》，后来就还有辽宁教育出版社“书趣文丛”中的《沙上的足迹》，还都看进去了。直到2003年冬天里，我客居南方闲读《唐诗百话》，心里才有了要购置他的散文全集的想法，而且觉得和《唐诗百话》一同出版的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本子一定不错。一直找下来，也没有结果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昨天竟然在万邦书城的折扣架中遇到了，60个印张洋洋洒洒1800个页面，厚厚的两大本，才不到40元钱。回来和《唐诗百话》比较，《北山散文集》是2003年的本子，而前者是1996年出版的，难道是重印本？但书前书后看不出痕迹。上下两册《北山散文集》分四辑，抒情写景和怀人记事部分；杂文随笔部分；书评书话和序跋部分；日记书信部分。施著本子，在我书柜里也是较多的，有关他的研究的书亦有一部分，我算是比较喜欢他了；他老年时照的那张相片，戴着耳麦，慈祥地关注着这个世界，满屋满屋的吉祥气，真是让人生欢喜心。

一同购置回来的还有三联版唐振常的《川上集》，2003年8月出版，上有榆林学院的藏书印章，不知怎的就流传出来了。唐振常的本子记得辽宁教育出版社“书趣文丛”中也有一本，书名忘掉了。唐对中国文史现象的认知有嚼头，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，随便翻翻他的文字，兴许也能变得聪明一些。还有吴中杰的《海上学人漫记》，三联版；柳鸣九的《兄弟我》，东方版，都是5折购回的。陈子善编的《猫啊，猫》，翻了半天，还是放下了。现在买书变得很谨慎，心里总是要嘀咕启功老人的句子，“读日无多慎购书”，年岁渐长，读书的日子一天天减少，精力也一天比一天差，劝自己尽量少买书，恐怕不是多余的事了。

清晨起来得早，看了看前几天买回的春兰，长得正好，根部薰白薰白地冒出一大节，三根，齐刷刷地长，心里就多了几分欢喜。君子兰也是同日购回的，叶子不很整齐，用夹子夹了，已矫正了多天，许是还需要一段时日，看着倒有些难受。春节回家返城，中途从大哥家里过，住了一宿，临行时大哥大嫂给装了一包莲子，青女士收下了，前段时间取出八粒放在水中，玻璃器皿通透地亮，今晨竟发现有一粒破壳，绿芽已长了出来，不知今夏能看到莲花盛开不？

2008.4.16

### 三

四川汶川那边不停地有沉重的消息传来，整天看着电视屏幕，看到地震对人类没有商量余地的重创，不时地落下泪来，我们能活着，是怎样的幸福。昨天快到中午时分，才在沉痛中出门，到万邦书城转了一回，购得部分图书。

古清生的书，前几年买过一本《美食最乡思》，实际上没有翻过几页，前年冬天里书脊被电暖气烘烤，书页散开，现在几乎不能翻动了，也懒得收拾。当时买它时就想着，年岁渐长，还是多看看养生一类的书吧，它是谈吃的，读读长长见识。这几年有关吃喝一类的书先后就买过一些。其实古清生的书，那次一同出版了三本，岳麓书社出版的，当时自己就选中了《美食最乡思》，没有想到，几年后却在半价书堆中看到了另外两本，《鱼头的思想》和《坐在黄河岸边的小镇上品饮》，都是说吃的，一高兴，全买回家。回家读了几篇，许是凑巧，几篇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，有些作者收集到的资料，在文字中加进去，显得不是很自然，是为文的硬伤。不过读这几本书，还是能长些识见，消遣消遣是不错的。又购得上海书店新出的沈昌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，和它一同出版的书有好多种，装帧设计相似，都是很不错的本子，这一套书的出版，极有可能在出版界造成一些影响。沈先生主持《读书》多年，对上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化经济社会思潮的脉搏跳动，不只是较

为准确的把握，还应是做了一些推动的工作。早先买过他的一本《阁楼人语》，其中大部分文字与《读书》有关，有滋有味地读过，很受启迪。他的文字思想性强，读过之后，总能给人留下一些思考。还买得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人物志译注》。《人物志》是东汉末年刘邵的著作，章太炎说，“后汉子书朋兴，讫魏初几百种。然其深达事理者，辨事不过《论衡》，议政不过《昌言》，方人不过《人物志》。此三体差可以攀晚周，其余虽娴雅，悉腐谈也。”（《国故论衡·论式篇》）评价是很高的。它是一本谈人的书，是我国最早系统地研究人的才能和个性及政治作为的书，里边有好多内容很有意思，像是谈“相人”的技法问题，我读《论衡》时就有这样一点好奇的心理，读得津津有味。这书够读一阵子了。

我进书店，一再告诫自己“慎购书”的，但见到好书，总是管不住自己，只是往家里搬，现在是书和人争夺空间，近几年购买的，也懒得按照以前的归类标准分类整理，都胡乱地堆放，找时就很吃力，也许以后，以后的哪个时候，有时间和精力再慢慢去整理了。

2008.5.19

## 四

《美文》今年第七期是有关汶川地震的专刊，贾平凹先生写了很短的一篇文章，像引子一样摆在前面，我读了觉得没有写出贾先生的水平，或许他的性情就不适宜于写这种文字；倒是本期穆涛先生所写的《稿边笔记》，其间有很多的文字记录了贾先生对灾区的关心，写出了他的赤子情怀，很能感染人。

章诒和的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，笔法上采取了和穆涛先生一样的方法，多从生活细节入手，因而也很能感染人。昨天看完了有关聂绀弩的章节，正好青女士给我带回了一本黄苗子的《世说新篇》，北京三联2006年的版本，里边有关聂绀弩的文字有9篇，也一并看完了。黄著有《世说》笔法，多说了聂的才气；章著有生活原汁，坐实了聂的人味。

聂绀弩的一生都是不痛快的。他当着章诒和母女的面，说自己一生头顶戴了三顶帽子，右派分子，反革命分子，还有一顶帽子他没有说出口。他从监狱出来，女儿自杀了，他一直想弄出原因，后来在女儿的遗书里看到一句话，女儿说不要把她孩子让母亲带。他的妻子周颖，是民革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，朱学范很赏识她，聂死后她还搬进四室的大房子。聂曾经生气地说，人年轻时出格，是青春冲动，年龄大了，又老又丑，怎么还那样啊。他老年时脾气很大，包括对周颖，周颖后来似乎很怕他。

聂绀弩的旧诗写得很好，旧瓶装新酒，他能把现代生活很妥帖地用旧诗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，很为知者称道，这方面胡乔木就说他是绝无仅有的，黄苗子也不时地赞许他。有些句子，看了就能永远记下来，如题《林冲》诗中的联语：“男儿脸刻黄金印，一笑心轻白虎堂。”《挽雪峰》中的句子：“文章信口雌黄易，思想锥心坦白难。”都是很好的。他的笔名是散宜生，大致透出了他的一些生活意趣，他的诗，有《散宜生诗》出版，可惜我一直没有见过。

他是性情中人，据章著说，《散宜生诗》出版后，有位出名的作家问他：“老聂，拜读大作，佩服之至。不过我还想问问，你是怎么找到乔木，请他作序的？”聂“倚案而立，怒气冲口而出，厉声切齿道：‘妈的个B，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，就叫那篇序搞坏了！’”。胡乔木主动为聂的诗集作序的事，我以前在什么资料上看过，记不清原委了。胡是说过聂的诗可以不朽的话，他作了序，也可以不朽了。

聂绀弩的诗与其他文字，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文字，都具有对社会的冲撞力、批判性，步鲁迅之后尘，因而不朽的，他终生都在坚守着自己的个性。章著中引用聂的朋友影人戴浩的话来总结，我是很赞同的，抄在下面：他能恪守良知，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，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，回到了自身的轨道，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，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。

容易吗？

2008.7.4

## 五

昨天下午购书两册,李福眠《疏林陈叶》和王湜华《音谷谈往录》,前者是去年就看到了广告,后者是偶然得之。是两本都不错的书,尤其后者,留下了许多大师级人物的墨宝痕迹,如俞平伯、启功、钱钟书等,有很高的文史价值,闲来品品,倒也有一种散淡的味道入怀。看了《散文海外版》上苏北的一篇有关回忆汪曾祺的文章,正好也翻了翻前几天刚买回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的《你好,汪曾祺》,老先生真是让人爱得受不了,很有些生不愿做万户侯的倾慕之情了。朱叶青的文章倒也写得俏皮,《十三不靠》书名就起得不正经,文章更不用说了,满脑子的合时宜与不合时宜。还有几册装帧很怪的书,装在匣子里,要拉出来才能看,他的画也应该好看,只是平时没有留意罢了,好像他也玩玩古董。看了好几篇,有些印象的且记如下,他的前妻子夜里从美国给他来电话问他想不想复婚,想不想去美国,她已经是美国国会的顾问了。他一概答之曰,不想。他感慨说,自己光棍的日子过惯了,从来没想过曾经离过婚;和一个中国人在一起好多年,中国人忽然就变成美国人了。另外的一篇文章里引用了《浮生六记》中沈三白的话说,我不是僧,但有僧心。心境许可参照一二。还算过一回梭罗《瓦尔登湖》的成本账。他和朋友以及朋友的“马子”在街头吃饭,“马子”说她曾经做过十五天的小姐,十五天的经历我听着也上心,足足